

薄音湖 王 雄 编辑点校

明代蒙古文籍史料汇编

第一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薄音湖 王 雄 编辑点校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一辑)

薄音湖 王 雄 编辑点校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 32 印张16.875 字数 413千

印数 1—1000册

I S B N 7-81015-523-7\K·57

定价：14.00元

提 要

明代蒙古史是蒙古史中承上启下的一段历史，在中国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明代蒙古的活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汉籍去探寻。明代蒙古汉籍史料多为散见，且不易得，至今尚未有人作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这套汇编搜集价值较高的记有明代蒙古内容的汉籍，按成书先后加以编次点校，大体囊括了主要的有关史料，从而方便利用，促进明代蒙古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前 言

1368年，君临全中国的元朝被朱明王朝取代，蒙古贵族重返朔漠，此后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政权，与明朝南北对峙。经过二百七八十年，在十七世纪前半叶蒙古与明朝都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之中。这一时期的蒙古，一般称作明代蒙古。蒙古族在新的条件下，依然活跃在大漠南北，演出丰富多彩的历史剧。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也先俘虏明英宗北去，1570年（明隆庆四年）实现蒙明友好，继而“俺答封贡”，就是这一时期内出现的人们熟知的事件。明代蒙古史是蒙古史中承上启下的一段历史，在中国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有关明代蒙古的记载，主要见于蒙文和汉文文献。蒙文史料详于蒙古内部情况，自成系统，其缺点之一是较为晚出。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末的二百多年间，几乎没有蒙古人自己的史学著作流传下来。汉文史料则多为明人对当时情况的记载，虽然失之零散和过于偏重蒙明关系，但记时记事都比较准确。因此，明代蒙古的活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汉籍去探寻。汉籍史料在明代蒙古史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人著述汗牛充栋，仅黄虞稷草撰、万斯同审定的《明史·艺文志》原稿，即著录一万二千余种，且有不少遗漏。这些明人著述，包括官私修史书、当事者的记实之作、方志和边疆图籍、奏议书牍、笔记杂说、汇编汇纂等等，有大量记载蒙古的内

容。其特点是：

(1) 关于蒙古的记载与其它记载交织在一起，需要深入挖掘，爬罗梳剔。

(2) 这些蒙古史料，许多是具有很高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3) 许多史料特别分散，往往一大部书中或有一门一类，或有一节一段，颇费检索。

(4) 这些史料多有因袭重复者，需要追本溯源，识其异同。

(5) 清朝统治者讳言其先祖实情，禁毁书籍之风甚烈。明人言女真必言蒙古，有关蒙古的记载常随之遭受禁毁之厄。因此许多有关明代蒙古的汉籍流传稀少，殊不易得。

为此，许多有识之士搜求、出版了一些珍贵的明人著作，有益学界，功德无量。就明代蒙古汉籍的整理来说，首推日本田村实造等人编辑的《明实录抄·蒙古篇》十巨册，为学人提供了诸多方便。类似的工作还有《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的《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陈高华先生的《明代哈密、土鲁番资料汇编》等。至于象美国赛瑞斯(Serruys, Henry)译注《夷俗记》和《北虏世系》那样，对个别资料作深入研究的也有一些。然而尚未有人将集中的和散见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作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为了方便利用以提高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水平，这样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很必要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汇编的编选计划是，搜集价值较高的记有明代蒙古内容的汉籍，或全文，或节录，按成书先后加以编次点校。篇幅小的，若干种编为一辑，卷帙较大的单独为一辑，大约可编七、八辑，有关明代蒙古的主要汉籍史料大体可以囊括其中。这里与读者见面的是汇编的第一辑，其选编内容及点校原则如下：

(1) 明人记载蒙古，盛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尤以万

历(1573—1620)间的著述为最多。兹辑所收,多为明初至隆庆间的著述,个别为万历初年所成书。

(2)明代蒙古一般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卫、察合台后裔统治的诸国和地面(主要在今新疆地区)四部分,有关察合台后裔的史料因拟专门辑录,所以兹辑未收这方面的内容。

(3)尽量选用最佳版本作底本,校以其它本子。限于条件,以简化字排印。讹误字据其它版本或有关资料径改,不出校记。在没有可资校勘资料的情况下,个别可能误刻的文字,因不太影响文意,一仍其旧,如“赏加优赏”,一般应作“量加优赏”,未予改动;因脱文而影响文意,则在括弧中加以说明。

(4)每种史料之前作题解,简要介绍著者情况,及全书概貌、史料价值。

这本史料汇编的出版,得到了内蒙古教育厅的资助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限于水平,疏漏之处一定不少,尚祈读者不吝赐教,以利于今后各辑的点校工作。

编者

一九九三年三月

目 录

前言	(1)
北巡私记	刘 侏 (1)
北平录	佚 名 (8)
云南机务抄黄	张 统 (15)
北征录	金幼孜 (31)
后北征录	金幼孜 (52)
北征记	杨 荣 (61)
否泰录	刘定之 (70)
北使录	李 实 (79)
北征事迹	袁 彬 (90)
正统临戎录	杨 铭 (97)
正统北狩事迹	佚 名 (113)
西征石城记	马文升 (119)
抚安东夷记	马文升 (128)
北虏事迹 (节录)	王 琼 (133)
北虏纪略	赵时春 (151)
边政考 (节录)	张 雨 (155)
皇明北虏考	郑 晓 (196)
译语	岷峨山人 (224)
九边考 (节录)	魏 焕 (247)

大同纪事	韩邦奇(271)
云中事记	苏 祐(277)
云中纪变	孙允中(283)
大同平叛志	尹 耕(295)
鸿猷录(节选)	高 岱(301)
北伐中原	(301)
克取元都	(306)
略下河东	(309)
戡定关中	(312)
北征沙漠	(316)
廓清滇南	(319)
三犁虏庭	(324)
己巳虏变	(330)
平固原盗	(336)
抚定大同	(341)
再定大同	(344)
追戮仇鸾	(347)
殊域周咨录(节录)	严从简(355)

· 北 巡 私 记

刘 信

题解 《北巡私记》一卷，题刘信撰。作者是元江西临川（今临川市）人，元末为枢密院属官。1368年随顺帝（惠宗）妥欢帖木儿退往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次年任监察御史。1370年奉命与翰林院承旨观音奴由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东南）赴陕西诏扩廓帖木儿入卫。后记其此段经历成此书。书中所述均为作者耳闻目睹的事件，对于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市）后图谋恢复的情况记载较详。元明交替之际，关于顺帝退出大都后的情况，史料甚少，所以此书的内容尤其显得珍贵。

此书自明初迄于清末，一直未见刻本。咸丰己未（1859）的莫友芝抄本也不知出自何本。至光绪戊申（1908）莫氏抄本落入柯邵忞手中，才得以为世人所知。民国年间，上虞罗振玉将其辑入《云窗丛刻》中。关于本书作者姓名，诸家著录均题作刘信，但书中却言：“初九日，诏观音奴公贯手诏赐扩廓帖木儿，征其入卫。观音奴公奏请以监察御使张信从行，上允之。初十日，信从观音奴公入见，十一日启行。自二十八年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事，信所知者，撮其大要载之，以备异日掌故……。”据此知观音奴所请从行的监察御史张信，即为本书作者。如果本书中“张信”二字非误刻，那么，作者的姓名似应为张信，而非刘信。

本篇据《云窗丛刻》本标点，脱误处因无别本校

补，一仍其旧。

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惠宗皇帝御清宁殿，召见群臣，諭以巡幸上都。皆屏息无一言，独知枢密院事哈刺章公力言不可，大意谓贼已陷通州，若车驾一出都城，立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请死守以待援兵。上曰：“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遂退朝。佖待罪□□□□枢密属官，知院出，佖遇于中书省，问曰：“大计如何？”知院惟痛哭而已。中书左丞相庆童，国之老成人也，叹息曰：“吾知死所，尚何言哉！”既而知院密语佖曰：“今夜必有举动，君去就何如？”佖曰：“朝廷大计不敢问，愿从公后，可乎？”知院颔之。是夜，漏三下，车驾出建德门，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从者左丞相失烈门、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住、参知政事哈海、翰林学士承旨李百家奴、知枢密院事哈刺章、知枢密院事王宏远等百余人。从者（此下有脱文），佖匹马遇知院公于道中。

二十九日，车驾至居庸关。时经红贼之乱，道路萧条，关无一兵。车驾至，亦无供张。帝太息曰：“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是日，诏也速率本部兵趋行在。

三十日，雨。车驾次鸡鸣山。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奏至，请入觐，诏止之。是夜，鸡鸣山西北峰崩，声如巨雷，御营中人马皆惊。上御行殿召见群臣，以为贼兵奄至。黎明，抢攘始定。

八月初一日，雨。道路泥泞。是夕，驻蹕营口。知枢密院事哈喇章请速召扩廓帖木儿入援，从之。佖经日不食，谒知院公，留宿于毡帐中，炙羊肉食之。

初二日，雨不止。百官雨行，皆霑透。天寒甚，兼人有冻毙者。左阿速卫御营都指挥使（此下有脱文）。上以军事烦，命翰林学士承旨观音奴兼知枢密院事。观音奴公三十日出京师，至是

谢恩于马前，上命左右掖之。辽东参政赛因帖木儿率五千骑入覲，军容甚整，帝慰劳良久始已。

初五日，也速奏京师失守，淮王及丞相庆童死事。参知政事张守礼自京师奔行在。

初七日，左丞相失烈门卒，以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为中书左丞相，以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左丞相。纳公为行省平章政事，知兵善战，辽东贼皆为所殄。皇后欲寻仇于高丽，语皇太子，曷使纳哈出问高丽之罪，皇太子不可。

初九日，车驾至中都，以李仲时为兵部尚书，征兵于高丽。

十五日，车驾至上都。上都经红贼焚掠，公私孺地，宫殿官署皆焚毁，民居间有存者。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献币二万匹、粮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势矣。佶与达鲁花赤秃因不花公旧交也，秃因公殷勤周恤，无所不至。患难中得此良友，真可感幸。

十七日，加纳哈出太尉，鼎住（此下有脱文）。上自至上都，昼夜焦劳，召见省臣或至夜分。佶问哈刺知院国事何如，哈刺公曰无可为也。当时颇有议省行与枢臣臆怯者，时事至此，犹有朋党之见存，唏矣！

二十四日，上都行枢密副使乃蛮台入覲。（初其卷二字误，此下有脱文），以上都焚毁，置行枢密院于察罕脑儿，乃蛮公以上都留守改行枢密副使，率万众追红贼余党，次第略平。至是，自军中入覲，上留其军为宿卫焉。

二十六日，贼将薛显出古北口，古北口守将金知枢密院事张益奔行在。

九月初六日，哈刺公过予，言从臣闻贼出居庸关，意颇惶惶，有劝上北幸和林者，上迟疑不决。既而闻贼兵不出，事乃已。

初十日，以鼎住为中书平章政事。

十一日，上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

十四日，诸王朵列纳至上都。

十九日，诏高丽王发兵至上都，听候调遣。

十月二十五日，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赐金印。

十一月初一日，封也速为梁王，加太保。

二十一日，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脱因帖木儿入觐。上问陕西之事，始悟李思齐、张宗道有贰志。

二十四日，皇太子出屯红罗山。

十二月初八日，始闻扩廓帖木儿败于保安之信。

初十日，遣使征扩廓帖木儿赴行在。时不知扩廓公存没，故遣使者访其消息。

十三日，监察御史徐敬熙条陈十事：一戒酒；一勿令宫掖干预政事；一选将；一宰相非人，请择贤者、能者；一明赏罚；一严军律；一汰军中老弱；一征兵西北诸藩；一征饷于高丽；一开言路。其言殊切直，上不罪之也。

是月大雪，深五六尺。

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颁新历于高丽。台官携新历赴行在，遂用之。从官入贺行殿，上以疾不出。贼兵久不出边，从官渐为室家之计。哈刺公尝太息谓予曰：“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佶问何不早为此计，哈刺公曰：“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

初三日，以魏伯颜为中书参知政事。

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陈恢复大计，以兵力太弱，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疏入，寝不报。哈刺公之言可谓先几矣。

初九日，佶拜监察御史之命。是日，有狐数头入行殿，直至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刺不沙见上，极言亡国之兆，上曰：“天意如此，朕将奈何？”

二十日，上都大风，昼晦。是日，中都地震。

二十一日，诏也速丞相屯全宁州。拜扩廓帖木儿中书右丞

相，欲以内事委之也。扩廓公遣使至行在，始知西北消息。高丽国遣使贡岁币如旧例，且诉纳哈出构兵之事，上优诏答之。佶奏高丽心怀两端，不可恃为外援。疏入，不报。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风霾，室中白昼燃烛。

二月初一日，大风，昼晦。以阿剌罕为枢密副使，撒里蛮为
中书平章政事。撒里公嗜酒，不欲问时事，疏辞，不允。

初三日，赐宿卫军士衣粮。

初八日，上不豫，辍朝。

十三日，上疾瘳。

十五日，也速丞相率精骑四万抵通州，贼固守不下。诏也速公勿深入，恐贼乘虚内犯。未几，遣左司郎中黄卓至军中，赐也速公龙衣、御酒，将士赏赉有差。

二十二日，佶谒哈刺公，留宴邸中。哈刺公言执政竞市高丽婢，若忘社稷之为墟者，尤以撒里平章为不称职。佶曰：“公何不与上言之？”哈刺不答，意其有内援也。

三月二日，猎于近郊。初（此下有脱文）。皇太子请率精骑直搏大都，上不许。

十八日，遣工部侍郎得勒海谕高丽，赐高丽王龙衣、御酒。

二十日，上不豫。

二十二日，以兀鲁不花为中书参知政事，王信为上都留守。

二十八日，始召见群臣。

夏四月一日，诏晃火帖木儿、也速分道讨贼，恢复京师。

初五日，传闻贼将常遇春率数将分道深入，上手诏戒严。侍御史任忠敏疏请速幸和林，召集东西部诸藩为恢复之计。

初六日，也速丞相败绩于滦州。

初十日，忽都帖木儿由太禧院使拜上都留守。

十四日，□□遣人以手书至行在，省臣议斩之。上曰：“彼无罪，逐之可矣。”上宽仁如此，宰相不能将顺，致海宇土崩，

覆亡之罪固有所归矣。

五月初六日，平章政事（此下有脱文）

自十四日佶苦痢，请假养痾，至六月初旬始愈。

十九日，（此下有脱文）

六月初五日，也速丞相与贼兵战于全宁，贼首为常遇春，骁健有名，率步骑十万入寇。也速公战不利，退至大帽山。

初七日，败书闻，上急召群臣议幸和林。

初九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卒。哈刺公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徐国公。

十二日，贼陷大宁州。中书右丞脱火赤逆战，败绩，为贼所擒。脱公嗜酒，醉而踣于阵，士卒尽没。

十三日，车驾幸应昌府，留河南王普化、中书平章政事鼎住守上都。

十五日，晃火帖木儿王与贼兵战于新开岭，大败。王匹马陷阵，死之。

十七日，贼陷上都。是日，车驾至曲也脑儿，尚不知败信。

十八日，诏扩廓帖木儿入援。

二十日，车驾至应昌。

二十一日，帝不豫。

二十六日，帝疾瘳，始议幸和林之计。观音奴公建议令西边诸将攻大同，贼顾后路，可以纾难。从之。

八月初三日，脱列伯、孔兴等合兵攻大同。

初四日，我师败绩。

初十日，败书闻，省臣请征扩廓帖木儿王入援，遣御史中丞黑的赉手诏以往。应昌未经红贼，城市尚完，惟六军莅止，粮储先罄。哈刺公屡言之，上亦无可为计也。

九月二日，复遣侍御史双双征扩廓帖木儿王入援。

初六日，哈刺章公拜太保之命。公固辞，不许。

初七日，郡王阿怜歹入觐。诏郡王统五投下之众屯于会州。

二十五日，也速丞相退保红罗山。

十月十一日，□□遣人复以书来，诏屏之城外。以孛罗罕为（此下有脱文）

十一月十八日，陕西行省左丞王公克勤至应昌。王公至扩廓王营中，扩廓附奏，请车驾速幸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

十九日，帝不豫。

十二月十二日，帝始视朝。

十四日，封也速丞相为威定王。

十八日，御史大夫朵朵卒，以三宝奴为御史大夫。

三十年正月初二日，帝不豫。诏皇太子总军国诸事。

初九日，诏观音奴公资手诏赐扩廓帖木儿王，征其入卫。观音公奏请以监察御史张佶从行，上允之。

初十日，佶从观音公入见。

十一日，启行。

自二十八年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佶所知者撮其大要载之，以备异日掌故。至密勿大政及军旅之计，非小臣所得知者，姑缺之云。

北平录

题解 《北平录》一卷，作者佚名。记明初明军北征蒙古史事，始于洪武元年（1368）七月，终于洪武三年十月。对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出塞攻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及攻破应昌，俘获元顺帝（惠宗）孙买的里八剌事记载较详。据《纪录汇编》本标点，个别讹字脱字据《金声玉振集》本径改。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虏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会诸将于临清，率马步舟师进至通州。元主闻报大惧，集三宫后妃、太子同议，避兵北行。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开建德门出奔上都。达等至齐化门外，一鼓而克全城。时上都恃红萝卜山为藩，红萝卜山恃上都为援，皆不设备。常遇春使人觐知之，即以锐骑衔枚，具十日粮，昼夜兼行。八月，破红萝卜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驻应昌府。冬十月，捷至，诏改大都为北平府。

二年，故元将扩廓帖木儿以兵犯兰州。时元臣拥兵者皆次第降附，惟扩廓帖木儿乘大军之还，复乌合其众，时为西北边患。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

三年春正月，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国胜为右副将军，及邓愈、汤和等征沙漠。上问诸将曰：“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今命卿等出师，则当何先？”诸将皆曰：“王保保之寇边者，以元主犹在也。若以师直取元主，则保保失势，可不战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